

11

程

11

平夏錄

說選四 偏記

元政不綱群雄鼎沸蓋天命

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

一曰諱旻氏

玉珍

一曰字玉珍

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

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間有訟皆往

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玉珍乃團結

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爲屯長

一曰爲巡司弓兵牌

子頭隨倪蠻子爲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

盜蠻子卽文俊也

平夏錄

一

平夏錄

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
陽遣使招玉珍玉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
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
中其右目人呼爲旻眼子沔陽連歲饑乙
未春一曰夏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
糧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珣守之玉珍至
巫峽留糧皆滿丙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
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時行

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
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
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
適遇玉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城
竝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
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
戶戴壽等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
沔陽爲民也遠來覓糧亦爲民也若分船

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
攻重慶事濟則爲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
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完者都
夜遁果州生獲哈林忒父老迎玉珍入城
玉珍禁侵掠城中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
繹不絕乃獻哈林忒于漢陽是歲秋壽輝
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
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一名規復

凌雲

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
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
爲明二一曰三奴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
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城破
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
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
完者都平章朗革反同守嘉定明二陷嘉
定時完者都朗革反先遁惟資守大佛明

二執資妻子江岸以招資資嘻曰痴婦不
死何為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
歹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
妻復欲射其子為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
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興復為
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
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
玉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

者同斬于市

即大十字街

蜀人亦謂之三忠玉

珍乃以禮葬之初玉珍攻完者都時道出
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
劉禎者字維周官為大名路經歷前元進
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深
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
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與

議國事卽舟中拜爲理問官己亥遣使貢
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
子春友諒弒壽輝自立玉珍曰陳友諒倪
文俊同在徐朝爲臣子今弒逆予當討之
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爲壽
輝立廟城南衆推玉珍爲隴蜀王辛丑夏
四月以劉禎爲參謀朝夕侍講禎屏人從
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劔

門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
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
且陳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
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
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
聽明日禎又言玉珍乃咨謀於衆以壬寅
年春三月戊辰卽位于重慶綱目書三月
明玉珍破雲
南夏五月自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
稱龍蜀王

設六卿卽日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
張文炳爲司空尚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
友仁鄒興爲司徒劉禎爲宗伯置翰林院
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爲學士立妻彭
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
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生
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
二教止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

無力役之征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
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
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普顏達史
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
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
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
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孛羅一名把都及
雲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

山一曰皆鄒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
走楚威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
 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
 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
 遂平乎六詔窮祗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
 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
 貴反為左袵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
 之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方禮順人

情即進登于五位忝茲南詔鄰比西戎藩
 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儉人恣其饕餮
 守宰無恆心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
 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
 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眾望風而奔潰遂
 由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
 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
 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

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鄒興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勝敗於關灘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畱建水元帥府聶千戶守之遂引還重

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畱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萬勝爲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爲都察院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爲平章竇英姜珏爲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

取興元時有劉謐者江西人爲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

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爲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

昇遣使來貢。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已酉，大明洪武二年也。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

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冬十月，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群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其畧曰：足下以幼沖之資，襲先人之業，不容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爲瞿塘、劔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

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
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
相去萬萬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
之命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
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
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
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

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
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
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
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
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爲何
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
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庚戌夏四
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

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畱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擣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卽帥師

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

右副將軍暨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
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
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
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
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
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爲戒戊
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
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

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
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
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
天張益兵爲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
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爲飛橋三
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弗克
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
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

言通集
卷之五
三
書院
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
意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
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
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
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
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
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
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

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進
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
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
世真等復集衆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
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
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
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

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
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
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
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
聞階文破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
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
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戰于成都
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旣而壽等兵至友德

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
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
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
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
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
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
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
恐其逗遛失事 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

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陳前軍旣接後軍爲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

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

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
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
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
分道竝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
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
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
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
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

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
能效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
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
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
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銜壁與母彭氏
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
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
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集持書往成都招

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
畧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
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歡
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
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
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
於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
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情無

學識既靡竇融先機之智又乏錢俶達事
之宜見出井蛙計同穴兔揣罪實由於此
啓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冒干天討顧閉
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効
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
謹將軍馬錢糧及土地人民以獻七月庚
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
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

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反蹂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竝完皆無鬪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

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上曰明昇與孟

相不同相專制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
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
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
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
月庚子湯和遣周德興會傅友德攻克保
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東海黃標校編

平夏錄終

江南別錄

說選五二偏記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
罕與人交眾中凜然可畏目為徐嗔吳武
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雲長劔義祖為
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為衙內
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
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
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

武王不荅顛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而創
基業安可使外人爲王儻楊氏無兒有女
亦可况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
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景王景
王所爲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爲室以作音
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
萬或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
義祖與顛承閒泣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

中何不殺我自爲顛對曰某曾受先王恩
安敢興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顛等
鎬不平遂有爲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顛
擁百餘人持長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
殺我邪顛曰非敢殺王殺王之左右不忠
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
被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
演是爲宣王

初顛與義祖約弑渥而以其地臣於梁
至是顛欲背約自立嚴可求沮之乃止顛

言通之集
卷之四
二
書院
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嚴可求鍾泰
章謀誅顥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
藩郡守將皆武王勲舊謂爲所制心不能
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
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賤百
口皆死自是諸將屏氣矣李德誠爲潤州
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
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盥漱兵已入城除德

誠爲江州德誠惶怖卽路帷幙皆不及取
至江州懼禍未已令子繼勲來謁義祖見
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繼
勲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
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
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
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
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

不足以接貴人侯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
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
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
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
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為
別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
踣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為國去賊為民去
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

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為勿累於
我退走入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
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
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寧謐
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
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
號自為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立
是為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

言述之集
宣王殂宮中
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
若敵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齋詔
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
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
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
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
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
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

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
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
而身在外朝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
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
祖亦知烈祖終爲己害而烈祖勤於侍養
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
尤切常曰我家貧賤時養此兒今日富貴
負之非人理也知訓又死知詢尚少因以

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爲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爲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大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

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搆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爲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邪

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爲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頻見呂氏爲崇請僧誦經亦見之僧爲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寃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

南歸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綉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殯時物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

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遼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圖脩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養有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爲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龍

而寤明日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在此邪烈祖泣曰爲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非理犯累爲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爲江西鍾傅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娼婦遇

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
召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遣
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
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才與爲布
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
辟齊丘爲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爲
潤州烈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
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隔一

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
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
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旣弗
克負荷用烈祖猶愈於他人因畱輔政先
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與諸弟
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
酒喫劔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中有土
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絹圖

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卽尊位烈祖當相而勲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爲強盛烈祖增修法度人獲乂安識者歸

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政由己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謨皆爲相孫誠自中原來奔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勲來歸幙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于庭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已下七廟尊吳主爲讓皇信州

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王
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
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
乃徙讓皇於丹徒遷諸楊於秦州初吳武
王諱行密謂杏爲甜梅及是復呼爲杏故
老有泣下者烈祖曰於勤政殿視政有言
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
千里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爲皇太

子王表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
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興後有
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
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爲氏南平
德誠所封也景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
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
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
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

何預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
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發而殂大漸
嚙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
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
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爲大行
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
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
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

元宗即位謂夷鄴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
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爲義祖
所器常曰諸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
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罪義祖曰昔無
章吾已死於鎬手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
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
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即
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讓皇稱

言選之集
元宗居
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
神器之重畀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
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
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
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

詔立皇弟景遂為皇太弟馮延巳自元帥
掌書記為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
外郎為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
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延巳曰士以文
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
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惜待循資宰相
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
開道壺漿奉迎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

言選乙集
元宗以爲實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
爲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剋
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鎖覺
及延魯赴建鄴旣至尋赦其罪始馬殷據
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
兄希萼自永州赴叅判官李恒臯知欲爲

變未至以爲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
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希萼
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
曲數百人劫希萼於道奉爲衡山王以伐
希崇數日有衆萬人希崇遣使求救於我
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
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
希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

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爲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軍張巒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不爲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奉言爲主言不能制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沒唯巒全軍而廻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

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

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瞻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墮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汴

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大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齊丘

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寧隱忍不發鍾
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
理不可容遂誅覺幽齊丘於青陽尋亦卒
謚醜謬謨使回爲禮部侍郎任用權傾中
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
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
中唐鎬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
冀葬謨固請敕巒以所部兵馬爲京城巡

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
縊死巒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
南都豫章也太子即位於建鄴梓宮至日
南都羣臣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
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
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
東朝官家南嶽真君不如也

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

古爲文有漢魏風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
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冀卒
立爲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國於建鄴
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卽
位立妃周氏爲后句容尉張佖上書言爲
理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爲監
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
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

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
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
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
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
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爲
崇乎佑旣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
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
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

表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爲亂在卽後主手
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
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
主慮其同搆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
左右曰吾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
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
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
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

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
風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
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卽位始衣紫袍王
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恟乃
下制貶損臺省名號竝皆改易王皆降封
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畱質後主天性友
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
賦以見意曰原有鶴兮相從飛嗟我季兮

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
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
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迴來聘從容
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
祭後主唯唯不荅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
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
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
候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

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奪氣樊若
水父保大末爲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
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
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
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
阻若水請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
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
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兵來圍常州

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
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
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
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後主
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畱後臨行謂曰卿
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
可勉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輦金玉
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

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唐
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
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爲
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爲援
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
守累月自相猜忌祊絳怒一裨將將議殺
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
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

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
將曰柰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
且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
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告曰澄守
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
以爲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
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
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

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
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贇爲統將
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
至皖口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贇自救之
被執餘兵皆潰建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
十千死者相籍惟恃此救自潤州降後不
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贇已敗死後主
猶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

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
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城將陷謂
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
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
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
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即位中使趙希
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
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

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
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
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
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
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
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
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
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

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
行於代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
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錯同
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錯字楚
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爲文後主文
集錯爲之序新說又鉉爲序鉉著質論十
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儒者榮之

江南別錄終

宋陳彭年撰

書